

# 列宁关于三类国家划分的理论

郝良真 何祥林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各种政治力量产生了新的组合。列宁在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作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把当时共有17亿5千万人口的世界各国明确地划分为三类:占世界人口70%的受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战败国以及新产生的社会主义俄国;少数获得利益的战胜国;保持原来地位的国家。列宁指出:“我提醒你们注意全世界的这种情况,是因为所有导致革命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基本矛盾,所有引起对第二国际作激烈斗争的工人运动中的基本矛盾,都是同世界人口的这种划分联系着的”<sup>①</sup>。列宁对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的这种划分,完全符合当时世界经济政治关系的客观事实,是对当时世界政治格局的科学概括。

## —

关于三类国家划分的理论,是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分析战前战后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发展变化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

19世纪末,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英、俄、法等老牌殖民帝国和德、美、日新殖民列强掀起了一场抢占殖民地的狂潮。强盗的铁蹄踏遍了亚、非、拉辽阔富饶的土地。20世纪初,世界被瓜分完毕。从19世纪8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殖民地的人口,从2亿5千多万人增加到6亿左右,加上正在被瓜分的半殖民地和附属国人口,就有10亿左右。其中英国占有殖民地3,30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全球土地的1/4,约为英国本土面积的110倍;沙俄帝国占有殖民地1,740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二位;法国拥有殖民地1,060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三位;德国只有殖民地290万平方公里;美国和日本各有殖民地30万平方公里<sup>②</sup>。列宁在概括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最基本的,极其重要的和必然发生的现象时说,世界的“民族已经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sup>③</sup>。可见,在列强分割殖民地的筵席上,英、俄、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已经饱餐,而德、美、日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抢占到的,只不过是英、俄、法等国的一点残羹剩饭。战前的世界,是被这六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剥削、压迫和奴役着。

由于生产的高度集中以及新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和应用,使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进一步加剧。后起的资本主义德国和美国经济跳跃式增长,很快超过了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从1870—1913年的40余年中,在工业产值方面,美国增加了8.1倍,德国增加了4.6倍,英国增加了1.3倍,法国增加了1.9倍。各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美国由23%上升

到38%，居世界第一；德国由13%上升到16%，居欧洲第一；英国由32%下降到14%；法国由10%降到6%。在对外贸易方面，美国由8%上升到11%，德国由9.7%上升到13%，英国由22%下降到15%，法国由10%下降到8%。在钢产量方面，德国从161.4万吨增加到1,893.5万吨，英国从363.7万吨增加到778.6万吨，不及德国的一半，只相当美国的1/4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对比关系的改变，使得它们更加贪婪无厌，帝国主义之间争夺的斗争日益尖锐，它们要求按照经济、军事实力来重新分割世界，终于导致了以“强占土地和征服异族；打跨竞争的国家，掠夺它的财富……分裂并以民族主义愚弄工人，迫害他们的先锋队，以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⑤为目的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然而，战争的结果完全同帝国主义的本来愿望相反。历时4年多的大战，各交战国军队死伤3,000余万，经济损失2,700亿美元，严重地削弱了整个帝国主义体系。英法帝国主义因战争的损失大伤元气；沙俄帝国在革命的炮火中灰飞烟灭；战败的德奥匈等帝国主义国家因割地赔款而彻底破产；唯有美国和日本利用战争大发横财。它们利用欧战之机，加紧向远东和世界各地进行经济渗透和势力扩张。为重新排摆战后世界的筵席，美、英、日、法帝国主义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在这场斗争中，美国独占鳌头，开始变成世界霸主。经过战争，强国变弱，弱国变强，败国变亡。“就是在每个战胜国里，矛盾也尖锐了。一切资本主义矛盾都尖锐化了”⑥。同时，战争唤醒和教育了世界人民，促进了革命。“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⑦。十月革命的道路，“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⑧。战后迅速出现的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震撼了帝国主义的前庭后院，加速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总危机。“在整个东方，在整个亚洲，在一切殖民地人民当中，苏维埃运动都已经打下了基础”⑨。世界上这种新的政治动荡和革命风暴的到来，是战后国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和各種政治力量重新组合的转折点。

纵观战后世界形势的变化，一方面是整个帝国主义力量严重削弱了，另一方面是被压迫民族的范围比战前扩大了，人口增多；其次是“剥削世界的主要国家的圈子与战前相比，已经缩小到极点了”⑩。战后的世界，已经不是被原来的六个主要帝国主义，而是被“美国和部分地包括它的帮手——英国”⑪奴役着。战后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发展变化的结果，使当时的世界，在客观上形成了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类型国家，三种基本力量。这种“目前国际形势的基础就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关系”⑫。正是基于这个经济关系，在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提出了三类国家的理论。

## 二

《报告》并不是把所有的战胜国，而是把战后获利最多的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划为一类。这类国家是“人数甚少的，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⑬。而其中“只有美国一国在战争中完全是获利的，它从负债累累一跃而为各国的债主，它的人口不超过1亿。日本没有卷入欧美冲突，而攫取辽阔的亚洲大陆，也获得了很大利益，它的人口是5千万。如果加上战时赚了钱的中立国的极少数人口，总计约2亿5千万人”⑭。在这类国家中，只有美国和英国在经济上、军事上是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刺激美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因素。它利用向协约国出售战争物资和对外

输出资本，而大发横财。军工生产促使其工业生产空前地集中和迅速扩大。在加工工业中，年产值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1914年有3,819家，到1919年增加到10,413家。这些企业集中了全部工人总数的75%，生产额占加工工业总产值的68%<sup>⑤</sup>。美国的垄断组织利润十分惊人，摩根钢铁业托拉斯“美国钢铁公司”的利润从1914年的2,300万美元，增加到1918年的2.44亿美元，洛克菲勒的“印第安美孚石油公司”的利润，1918年大约是1914年的5.5倍。从1913年到1920年，美国的煤、铁、汽车、石油、铜和铝、发电量的生产在世界生产中的比重分别为50%、59.7%、85%、66%、60%、40%；其工业总产值占资本主义世界的比重，由36%提高到47%。资本输出从1914年的35亿美元增加到1919年的174亿美元。对外贸易增加了3倍，仅1914年到1918年出超就达116亿美元<sup>⑥</sup>。到1920年，美国国民经济总收入达到了684.3亿美元，七年增长1倍以上。美国由一个曾欠欧洲诸国68亿美元的债务国，一跃变为借给参战国103.38亿美元的债权国，连“一等”的英国也欠它44亿美元的债款<sup>⑦</sup>。1924年，美国的黄金储备总量，已由战前的19.24亿美元上升到45亿美元，占世界黄金储备总量的40%<sup>⑧</sup>。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

美国经济的恶性膨胀和实力地位的改变，就不能不助长其谋取世界霸权的勃勃野心。它利用经济实力上的优势以及欧洲列强被削弱的机会，加紧向世界各地进行经济渗透和军事扩张。1929年，美国对外投资总额126亿美元，其中在拉丁美洲48亿美元，加拿大和纽芬兰33亿美元，欧洲35亿美元，亚洲及其它地区10亿美元<sup>⑨</sup>。美国还控制了拉美20个国家中14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在6个国家中驻扎了武装部队，并将侵略魔爪伸向世界各地。1918年，威尔逊在国会发表“十四点和平计划”，提出了扼杀苏俄和世界革命运动、建立美国霸权纲领。美国成为“最富有的，控制所有国家的”<sup>⑩</sup>“最新最强的帝国主义”<sup>⑪</sup>，是资本主义世界财政剥削的中心，它用饥饿的绳索绞杀全世界人民。

正当美国崛起之时，英国在战争中由“日不落”帝国走向衰弱。尽管英国在战后获得了很大利益，凡尔赛分赃它得到了战败国最多的殖民地和66亿美元的战争赔款，掠夺了世界石油产量的75%。但是，战争使它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国家财富和近百万人的生命，并欠下了86亿美元的外债和80亿英镑的内债<sup>⑫</sup>。相比之下，也是得不偿失。1920年，其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所占的比重与战前相比，仍是14%<sup>⑬</sup>。此外，在远东和拉美市场上，又受到了美国和日本的大力排挤，1913年至1918年出口贸易减少了一半，进口净值增加了一半，达到128,520万英镑，贸易逆差由13,390万英镑增长到78,380万英镑<sup>⑭</sup>。战后，英国又受到了经济危机的打击，工业生产指数比战前下降了32.5%，失业人口达到255万。经济困境导致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全国各地250万人卷入了罢工斗争，1919年几乎每天要损失10万个工作日<sup>⑮</sup>。同时，东方的印度、伊朗、阿富汗、土耳其、伊拉克、埃及等国和阿拉伯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彻底动摇了它的殖民统治。但是，由于英国战后加重了对殖民地国家的剥削和掠夺，在1920年其国民经济总收入仍比战前增加了近1.5倍<sup>⑯</sup>。因此，经济上，它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中强大的国家；军事上，还保有强大的实力；政治上，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还有较大影响。正因为如此，英国绝不会甘心放弃世界霸权地位，一方面加紧同美、日帝国主义进行争夺，另一方面，带头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充当世界宪兵，镇压民族殖民地的革命运动。

日本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受益国。它利用战时其它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之机，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加紧扩张。它通过侵占中国青岛、“二十一条”、西原借款等活动，妄图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控制中国。日本还占领了太平洋上的德属岛屿。从而达到在实际上垄断了远东和东南亚市场。所有这些都大大推动了日本经济的迅速增长。1915—1919年，日本

工业生产发展迅速达到484.7%，平均年增长速度为37%。这不仅在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也远远超过其它资本主义国家。1913—1918年，日本的钢产量由240万吨增加到813万吨。对外贸易空前繁荣，出口从2.98亿美元增至9.5亿美元，1917年贸易顺差达到了2.81亿美元<sup>⑦</sup>，仅对华贸易由1.35亿美元增至5.065亿美元，并以占对华贸易的38.6%居首位；而同期英国由0.83亿美元增至0.94亿美元，美国则由0.53亿美元增至1.71亿美元。在中国的出口额中，日本由占总额的16.2%增加到33.5%，居第一位，而同期美国由9.3%增加为15.8%，英国由4.1%增至5.2%<sup>⑧</sup>。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利益情况可见它们在太平洋地区实力关系的变化。很明显，这种关系的变化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日本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矛盾日益尖锐的原因。列宁在1916年就指出，“瓜分中国还刚刚开始，日美等国瓜分中国的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sup>⑨</sup>。

资本主义发展的极不平衡规律，必然导致一系列的冲突与战争，而战争又必然加剧这种不平衡。战后，帝国主义经济关系变化的结果，使世界的经济中心由战前的伦敦移到了战后的纽约。美、日是战争的爆发户，英国是分脏的魁首。美、英、日三国间实力对比及其相互关系，就构成了战后一个时期帝国主义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主要枢纽。“巴黎和会”以后，美国由于十分不满英、法、日三国对其进入殖民地“方便之门”的抑制，便凭借实力，挥舞刀剑，迫使三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对一系列问题的让步，不得不同意英、美、日、法、意五国发展海军计划为“5:5:3:1.75:1.75”的比例，从而丧失了它世界海军力量的优势地位。但是，英国具有经济实力和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影响，又使它敢于抗击美国和日本对世界霸权的挑战。日本也由于实力的增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同美国公开抗衡。法国尽管战后初期在重建欧洲问题上一时气势很大，但由于它经济实力的严重削弱，在对待一系列国际问题上，不得不低人一等，妥协退让。战时美国利用战争取得了债权，战后便利用战债作为对英国以及其它帝国主义国家施加压力的武器。所以，战后的帝国主义之间矛盾重重，“一点也不团结，一个大国反对另一个大国”<sup>⑩</sup>。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确立，是帝国主义矛盾的暂缓，绝不是最终的解决。从20年代到30年代，帝国主义为了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加快发展，扩张军备，互相倾轧。英、法、美帝国主义为了争夺欧亚大陆的肥肉，极力推行纵容德、意、日法西斯的“绥靖政策”。战败的德国，不甘受奴役，从一个遍体鳞伤的奴隶，迅速奔向了战争舞台，终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世界的斗争中，“无论是成品输出方面或资本输出方面，斗争主要是在美英之间进行的”<sup>⑪</sup>。它们在世界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的争夺中，疯狂地剥削和压迫世界人民。因此，它们是战后世界人民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最大的剥削者。

### 三

《报告》指出，战后世界上被压迫的“奴隶”已经不是十亿人口，而是“12亿5千万人遭受殖民压迫，遭受野蛮的资本主义剥削”<sup>⑫</sup>。这12亿5千万人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6亿人口，在战前就处于直接的殖民地附属地位，如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法国统治下的摩洛哥等和日本统治下的朝鲜等，第二种是4亿人口，被列宁称为“正在被活活瓜分的”半殖民地国家，如波斯、土耳其、中国等，第三种是“战争一下子就把世界上二亿五千万左右的人口置于同殖民地毫无差别的境地，把俄国约一亿三千万的人口，奥匈帝国，德国，保加利亚不下一亿

二千万的人口置于这样的境地”<sup>⑳</sup>的国家,这类国家在战后有着受帝国主义奴役的共同遭遇,面临着反压迫、反剥削斗争的共同任务。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历史最长,受害最深。战争期间,强盗的魔爪把他们强行拖入战争,成千上万的人被捆在战车上。战争期间,法国在其殖民地征收了140万兵员,英国征收了450万兵员。英国仅从印度财政收入中就掠走了1.46亿英镑充作战费。中国也有几十万人被劫到欧洲为协约国服劳役<sup>㉑</sup>。这些灾难深重的国家,战后仍然没有逃脱帝国主义剥削和掠夺的命运。以中国为例,战争给民族工业革命带来了“黄金时代”,新增企业470余个,民族工业总资本达到了2.5亿美元。战后由于帝国主义剥削的加剧,到1931年,民族工业倒闭35%以上。外国资本主义的总投资从1913年的22.5亿美元,提高到1920年的35亿美元。仅美国在1914—1929年间的对外投资,在非洲总额从1,000万美元增长到1.02亿美元<sup>㉒</sup>;在拉丁美洲的总额从12.42亿美元增到55.87亿美元,增加了450%;在亚洲及其它国家也达到了10亿美元<sup>㉓</sup>。战后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掠夺,造成这些国家经济落后,工农业生产水平下降,长期处在贫穷落后状态。再加上本国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人民负担深重,生活贫困不堪。在拉丁美洲的几个国家内,1913—1923年间,生活品价格飞涨,巴西增加了400—600%;墨西哥大米价上涨了200%;秘鲁增加了250—300%;阿根廷增加了162%。工资增长远远低于物价上涨的幅度<sup>㉔</sup>。战后,帝国主义殖民剥削和压迫达到了空前的野蛮程度。

从历史到现实,这些国家受苦最深,反抗性就最强。“战争使一切资本主义矛盾空前尖锐化了,这就是产生强烈的革命情绪的根源”<sup>㉕</sup>。因此,当战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还方兴未艾,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又汹涌澎湃。从而揭开了东亚、西亚、北非、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从“五四”运动以后,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成为东方革命力量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殊死的最伟大的斗争。1921年,印度人民反英斗争多达390多次。在此期间,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等国在中东革命的风暴中宣告独立。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的反帝斗争形势逐渐高涨。北非、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十月革命的道路指引着亚、非、拉民族解放斗争,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局面。10亿奴隶已经和正在挣脱着殖民主义百年沉重的铁链。列宁说,“不言而喻,能够获得最终胜利的,只有世界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但是,我们看到,没有各被压迫殖民地民族劳动群众的援助,首先是东方各民族劳动群众的援助,他们是不能取得胜利的”<sup>㉖</sup>。

战败的国家更是狼狈不堪。战前它们是强大的帝国主义,是奴役殖民地人民的强盗,战后就一下子“降到了殖民地附属地位,陷于贫困、破产、饥饿、毫无权利的地位”<sup>㉗</sup>。“凡尔赛条约把战败国的奴隶地位固定下来了”<sup>㉘</sup>。德国在战争中损失了800亿马克的军费(相当同期国民经济收入的40%),丧失了630万生灵。战后的工业总产值相当战前的1/3(相当1888年生产水平)。凡尔赛条约又使它丧失了1/8的国土,1/12的人口,1/3的煤、钢产量和1/7的耕地以及大部分的矿产资源,还丧失了全部殖民地和海关税收,军事上又受到了严格限制,又要付出1,300亿马克(原为2,260亿马克)的战争赔款和200亿马克的实物赔款<sup>㉙</sup>。这样,德国的经济彻底破产了。其它战败国也因割地赔款先后倾覆。它们个个病入膏肓,躺在凡尔赛的手术床上任人宰割。正如列宁所说:凡尔赛条约,“是一个高利贷的和约,刽子手的和约,屠夫的和约……它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指德国——引者注)置于奴隶地位”<sup>㉚</sup>。“经济破产,无法生存,丧尽权利,受尽屈辱”<sup>㉛</sup>。由于战败国的资产阶级转嫁危机,广大人民饥寒交迫,怨声载道,阶级矛盾激剧上升。革命在战败国

里如同火山爆发，使一个个君主帝国倒台崩塌。列宁将它们划为这一类国家，不仅是因为它们的经济、政治地位已经和殖民地国家一样，更重要的是看到了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已经成为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它们的革命行动已经直接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支援了苏俄革命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

至于苏维埃俄国，列宁把它划入这类国家，是因为一方面，战争同样使它“置于同殖民地毫无差别的境地”<sup>⑤</sup>；另一方面，是由苏维埃俄国的性质以及它的历史使命决定的，是从“维护12亿5千万人的利益”<sup>⑥</sup>和它在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重要之点出发的。列宁说：“的确，我们现在不仅是全世界无产者的代表，而且是被压迫民族的代表”<sup>⑦</sup>。苏维埃俄国同被压迫民族面临着世界革命的共同任务。

当时的俄国，在政治上遭受着14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在经济上受到了历史罕见的七年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的摧毁，损失达100亿卢布。在三年国内战争中，新生政权仅控制着1/9的国土。1920年，农业产量不及战前的一半，工业产量比战前减少了700%<sup>⑧</sup>。工厂倒闭，交通破坏，饥饿蔓延，疾病肆虐，使俄国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成为“又穷又弱，备受压抑的国家”<sup>⑨</sup>。然而，俄国是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强堡垒，它尽力支援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抗击了统治全世界的又富又强的国家联盟，并且取得了胜利”<sup>⑩</sup>。但是，它仍然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在维护民族独立，反对武装干涉问题上，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深信除了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之外，他们别无出路”<sup>⑪</sup>。

我们不难看出，列宁之所以把这几种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划为一个类型的国家，一方面是从当时世界基本经济关系来看，“首先是12亿5千万人，即全世界70%的人口的贫困、破产达到了空前未有程度”。“此外，凡尔赛条约把战败国的奴隶地位固定下来了”，“有史以来破天荒第一次把12亿5千万人遭受掠夺、奴役、饥饿和屈居从属地位的事实，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了”<sup>⑫</sup>；另一方面，在国际政治关系上，列宁高度评价了这12亿5千万人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列宁说：“这12亿5千万人决不会让‘先进的’，文明的资本主义任意奴役下去，要知道，他们占世界人口70%”<sup>⑬</sup>。其“斗争的结局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构成世界人口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的最终解放将会如何，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sup>⑭</sup>。当然，不能否认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民族主义国家中，其政治经济情况是错综复杂的。他们中间的当权人物，有坚持民族民主革命的革命派；有动摇不定的中间派；也有依靠帝国主义的反动派。但就其本质和主流来看，它们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在这类国家中，尽管其社会制度差别很大，就是在各自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历史上的共同遭遇和当时在国际上共同的经济政治处境，使他们能够在反帝反殖的斗争中，团结合作，舍此别无出路。这类国家作为当时反帝斗争的主体，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 四

战后的世界，除了以上两类主要政治力量外，还存在象瑞典、瑞士、比利时、挪威、卢森堡、西班牙以及部分地包括法国、意大利在内的这样一类“保持原来地位的国家”<sup>⑮</sup>，人口

是2亿5千万。这类国家较为明显的特点是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比较发达，有的是已经衰败了的老牌殖民主义者，有的在战时、战后也获得了利益；第二，在战时大都基本上保持了传统的“中立政策”。列宁在分析当时世界政治力量时说：“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已经陷于依赖美国的地位，战时在军事上也处于依赖地位，因为战争席卷了整个世界，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保持真正的中立”<sup>⑤</sup>。这类国家在战后是处于其它两类国家之间的另外一种政治力量。

战争是这类国家迅速发展和衰落的杠杆。法国在战前就是帝国主义次等强国。作为战胜国在凡尔赛分赃中获得了利益。它收回了亚尔萨斯和洛林195万人口、15,400平方公里的领土。并由此推动了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500人以上的企业由1906年的650个增加到1921年的901个<sup>⑥</sup>。1921—1929年间，法国工业发展速度平均增长了9.4%，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最高的。另外，法国还获得了81.5亿马克的战争赔款和德国的殖民地，使法国殖民地的面积由1913年的100平方公里扩大到1920年的110.7万平方公里。但是，法国在大战中损失了200亿法郎的物资和136万个劳动力，并欠下了美国40亿美元的债款<sup>⑦</sup>。尤其是失去了占其全部对外投资25%的在俄国的全部投资，这对它当然是个沉重的打击。再加上对外投资的损失，使原有的600亿法郎对外投资几乎损失了一半。到1929年，对外投资也只达到战前的60%<sup>⑧</sup>。从1913年到1920年，法国的钢产量由469万吨降到了271万吨；资本输出由90亿美元降到了43亿美元；对外贸易占资本主义世界的比重由8%降到7%（1925年）；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的比重由6%降到5%<sup>⑨</sup>。所以列宁说：“法国虽然胜利，但是负债累累，走投无路”<sup>⑩</sup>。法国在战后严重地削弱了。尽管如此，它为了保持和力争提高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地位，凭借它过去的影响和强大的陆军，同英美展开明争暗斗。同时，它又加紧对殖民地的压迫和掠夺，并积极参加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军事行动。因此，法国同战前相比，它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基本上保持了列宁所说的原来是次等帝国主义的地位。

战后的意大利也彻底削弱了。战争中的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支出的80%，达到460亿里拉。其中190亿里拉是靠外债来支付的。由于受战争影响，战后工业燃料、原料供应困难，到战后经济危机出现，使意大利倒闭的企业从1919年的500家发展到1923年的5,700家。1920—1921年间，意大利铁矿开采量减少了1/2，煤减少了1/3，生铁减少了1/4，钢减到零，发电量减少1/5<sup>⑪</sup>。意大利欠下了19亿美元外债，变成美国的债务国。在凡尔赛会议上，满怀着实现扩张领土的“大意大利”道路的理想，结果遭到了美国和英国的极大抑制。在处理战后的国际关系方面，意大利更是没有发言权。为了获取战争利益，意大利同英、美关系趋于紧张状态。因此，战胜国意大利在战后只能算一个保持原来地位的国家。

在其它保持原来地位的国家中，由于战争对战略物资的需要，使这些国家的资本迅速地集中和扩大起来，工业和交通运输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它们都依赖于参战国，战时具有依赖性，战后同样具有依赖性。以西班牙为例，1917年，它的动力企业拥有88.2万马力，到1922年增加到120.2万马力。大战期间，其国民经济大约增加了120亿金丕塞他。国家银行黄金储备总量增加了3倍。但是其国民经济的特点是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1915年，它的外资总额为17亿丕塞他，其中，英国占45%，法国占35%。1930年，外资总额为10亿丕塞他，其中英国占40%，美国占23%，法国占18%，德国占9%，比利时占6%，瑞士占4%<sup>⑫</sup>。1920年，在西班牙的采矿业中，有203家西班牙公司，共有资金5.3亿丕塞他；而外国公司有58家，拥有资本6.65亿丕塞他<sup>⑬</sup>。一半以上是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在对外贸易方面，从1900—1930年，除大战其间大量出超外，其余年份都是入超，30年中共入超905,200万丕塞他<sup>⑭</sup>。

西班牙外贸输出约有2/3是原料和粮食，而输入的一半以上是制成品<sup>①</sup>。因此，西班牙是帝国主义的原料基地和投资场所。战后，由于英国冶金工业生产下降，使西班牙的铁矿石开采量由1914—1918年的570万吨减少到1919—1930年的420万吨<sup>②</sup>。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工农业由于受战争的影响，而呈现混乱状态。瑞典在1914—1918年间，有280余艘商船被击沉，包括物资损失相当严重。到1922年初，失业人口达到16万人，通货膨胀，物价暴跌<sup>③</sup>。挪威到战争结束时，使4,000万英镑的外债增加了2倍以上<sup>④</sup>。它们为了在经济发展中谋求出路，在加强剥削本国人民的同时，也加紧对殖民地国家的剥削。从1913年到1938年，这些国家在其殖民地国家贸易中所占比重增长来看，在进口方面，法国从9.5%到27.2%，比利时从1%到8%，西班牙从0.4%到15%，葡萄牙从3%到10.1%。在出口方面，法国从13%到27%，比利时从1.7%到1.9%；西班牙从2.7%到25.5%，荷兰从5.3%到10.6%。由此可见，这类国家的经济在战时就受到重大影响，战后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关系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同时，它们也加强了对一些弱小国家的剥削。

从这类国家战前战后的情况来看，它们在帝国主义争夺世界日益严重的形势下，极力维护和力争保持原来的地位。在国际关系中，它们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它们受少数帝国主义强国的剥削和控制，同少数帝国主义强国既有依赖性，又有矛盾；另一方面，它们又剥削和控制一些弱小的国家，对这些国家既同情又有矛盾。它们在国际关系中的这种处境，就决定了它们是介于另外两种政治力量之间的一种政治力量，基本上是一种“中间势力”。列宁正是从这类国家在世界中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地位考虑，把它们作为世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所要争取和团结的对象。

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各种政治力量的每一次分化与组合，都必然发生在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条件下，而这种变化的全部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关系。三类国家这一世界政治格局的出现，其基础是战后帝国主义的经济关系。在战后的世界政治舞台上，三类国家分别代表不同的政治势力而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演出了战后世界的历史场面。美英帝国主义是当时世界上的最大压迫者，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敌人；广大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是当时世界反帝反殖斗争的主力军；“中间势力”是世界人民在反帝反殖斗争中所要争取和团结的对象。

列宁关于三类国家划分的理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将这种划分同帝国主义所有矛盾与国际工人运动中所有基本矛盾紧密地联系起来，精辟地反映了当时世界的基本特点，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策略的理论基础，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阶级斗争的理论。

注释：

①⑥⑨⑫⑬⑭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8、318、331、315、333、317、322、324、317、316、323、104—105、317、317、316、316、332、324、324、272、322—323、322—323、325、710、317页。

②④ 萨那、孙成木、余定辉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7—11页。

③⑤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20、568页。

⑦⑧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628、630页。

⑩⑪ 《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3页。

⑬⑭ 见樊亢等著：《外国经济史》近代部分下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3、106—108页。

(下转第128页)

《后工业社会》理论评述》发表在《世界经济》杂志1984年第3期上，后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理论文章二等奖，此文略加修改收入本书第24章——笔者注。作者指出，产生于六十年代末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渊源于福拉斯蒂埃等关于技术进步决定社会制度的“工艺主义”、贝利关于大股份公司的发展引起资本主义革命的“公司革命”理论，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以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在详尽分析这个理论具有代表性的四大观点（技术决定论、服务经济、社会阶级结构根本变化、权力转到学者手里）的基础上，作者指出，一方面这个理论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另一方面，它为了要改良资本主义，使之成为“后工业社会”，又不得不揭露了西方工业化社会的许多弊病，例如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分配不均、社会危机严重等等。作者行文至此，意犹未尽，又进一步指出，这些问题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另一方面，

其中某些问题又是工业化过程本身的产物，因此，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一定的启发、参考和借鉴作用。

总之，这本书不失为介评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部佳作。它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关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而且是学习政治经济学、经济学说史、世界经济等学科重要的参考书。对于广大经济工作者以及自学经济理论的同志来说，这本书也堪称为良师益友。本书略嫌不足之处是对某些影响颇大的思潮和理论观点——例如如何看待西方所谓马克思主义派别所持的基本观点和理论——没有加以评介。

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其学派或思潮的多样性，更迭性和综合性正是危机深化和激化的表现，它们呈现出一种避光返照的表面繁荣的现象。我们期待这本书再版修订时内容更为翔实，会对更多的西方资产阶级基本理论作出科学的中肯的评介。

#### （上接第39页）

- ①②③ 见池元吉、解学诗编《外国国民经济史讲义》，东北人民大学，1957—1958年校内用书，第513—515、523、521页。
- ④⑤⑥⑦⑧⑨⑩ 见樊亢等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1、156、156、353、264—268、216—217、220—221页。
- ⑪ 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6页。
- ⑫⑬⑭⑮ 见伊·伊·明茨著：《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379、379—394、643—664、426—427页。
- ⑯ 见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1848—1960），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第426、431、430、407页。
- ⑰ 斯拉德科夫斯基著：《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简史》，财政经济出版社，1956年版，第25—28页。
- ⑱ 《列宁全集》第22卷，第234页。
- ⑲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7页。
- ⑳ 上海师大编：《世界近代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8页。
- ㉑（匈）西克·安德烈著：《黑非洲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5—276页。
- ㉒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91—292页。
- ㉓ 潘克拉托夫著：《苏联现代史》，第359—360页。
- ㉔ 祖波克著：《现代世界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70—173页。
- ㉕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60页。
- ㉖②③④⑤（苏）伊·莫·马依斯基著：《西班牙史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2年版，第173、673、668—670页。
- ⑥（瑞典）安德生著：《瑞典史》，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606页。
- ⑦（英）托·金·德里著：《挪威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15—416页。
- ⑧ 马·波·沃耳夫等著：《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地理统计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修订第4版，第560页。